



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

罗桑开珠 主编

文化特点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

文化特点研究

罗桑开珠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文化特点研究 / 罗桑开珠主编.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660-0885-5

I. ①现… II. ①罗… III. ①藏族—民族建筑—建筑艺术—研究—中国
IV. ①TU-09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0239 号

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文化特点研究

主 编 罗桑开珠

责任编辑 仁增旺姆

封面设计 叶 知 舟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睿和名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194 (毫米) 1/16 印张: 7.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885-5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罗桑开珠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总和。由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对事物的认识和审美情趣的差异，文化因此具有了明显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点。

建筑是既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承载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特征的物体文化。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建筑都不是单一地体现居住功能，而是在建筑物体中表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演进的痕迹，及各自的审美特征。建筑不仅具有国家、民族、区域的文化属性，同时还具有行业、阶层、功能的文化属性。

藏式建筑是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类型风格增添了中华建筑文化的光辉色彩。

藏式建筑有完整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和不同时期的风格特征，如藏族社会在吐蕃王朝前的小邦部落时期即出现了“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十余丈”的碉式建筑风格。在此期间建造的苯教城堡五座、赞普行宫七座、丹巴民居碉楼群等标志性建筑，为后世藏式建筑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吐蕃王朝时期建造的布达拉宫宫殿建筑风格，既延续了小邦部落时期的堡宅碉式建筑特点，反映了军事治国的社会属性及建筑功能，又体现了吐蕃王朝王宫的气派和庄严的特征。赤松德赞时期建造的桑耶寺的建筑风格之中体现了佛教的宇宙观，而且在同一幢建筑物体中融合了印、汉、藏三种建筑风格。

萨迦政权时期出现了寺宫合一的建筑风格，体现出政教合一的社会属性。这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萨迦南寺的布局，它既具有佛教坛城的布局内涵，又具有中原城池的内、外城城墙和护城河的传统布局结构方式，从中反映出西藏自元代起归属于祖国版图的社会属性，中原文化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建筑领域中。

帕竹政权时期出现了宗堡建筑风格、庄园建筑风格及以卫藏四大寺为代表的建筑群。这个时期的藏式建筑不仅继承了碉式建筑的功能及特征，并且将宫殿建筑风格运用于庄园建筑中。寺院建筑格局继承和发展了藏式建筑利用自然、顺应自然和表现自然的特点。同时，宗教功能不断扩大的现象，自然体现在其建筑功能的多样性发展中。依据功能而体现风格，在风格中呈现文化之寓意。

格鲁政权时期出现的寺宫合一的布达拉宫建筑风格，是宫殿与寺院建筑完美融合的典范。布达拉宫依山势而建，碉式形体及内部梁柱的雕刻与装饰，体现出了多元文化的整合性特点。中原、印度、尼泊尔的建筑艺术和谐地融入到藏族建筑之中，使宏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成为最著名的藏族建筑艺术的表征。

社会主义时期藏族社会在制度上废除了宗教特权、封建制度、阶级等级。为多元文化的建筑风格选择和建筑艺术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所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生态建设等各方面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藏式建筑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统观现代藏式建筑领域，也有不少东拼西凑，违背建筑色彩和乱用文化符号的现象，或者缺少建筑文化内涵、民族风格和艺术个性的现象。

为了继承和发展历史文化，我们在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民政厅、省文化厅的支持下，成立了“明轮藏式建筑研究学会”。在学会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编著了《藏式建筑文化研究论文集》，汇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藏式建筑文化艺术的主要研究成果，其目的在于为藏式建筑的理论研究、文化表现、艺术展示、作品设计和房屋建造提供学术参考资料，力求使藏式建筑沿着自己的文化轨迹得以丰富和发展。明轮藏式建筑研究学会先后举办了六次“明轮讲坛”，着重讲授藏式建筑文化艺术形成的历史背景，藏式建筑发展的历史概要，藏式建筑的风格类型及文化特征，藏式建筑的设计理念及方法，并结合现代经典藏式建筑作品分析等内容。产生了良好的学术传授效应和社会民间文化效应，开创了青海地区民间学会举办高档次学术讲座和学术活动的先例。

即将出版的《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文化特点研究》一书，主要以藏族著名建筑设计师马扎·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作品为案例，分析和研究现代藏式建筑设计作品的文化特点和个性特征。我们选择马扎·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有如下意义和理由：

1. 索南周扎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承载了藏式建筑的历史风格，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强大内在精神和独特的外部风貌。将他的建筑作品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对我们研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和藏区物质文明建设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索南周扎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注重吸收现代文化的艺术内涵，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其建筑设计作品在吸取藏族文化的美学思想和民间审美情趣的同时，注重体察现代人的文化品位。其作品无论造型风格、功能布局还是色彩装饰都迎合了现代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追求，传递了时代意念及现代生活的特征，从中可以使人深切感受到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对话与接轨的特点。

3. 索南周扎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注重借鉴多元文化。其建筑设计中有许多作品都借鉴和吸收并巧妙融合了多民族建筑文化的元素，并且具有较强的民族情感归属性和区域建筑文化的表现力，其藏式建筑作品受到建筑所在区域各族人民的喜爱。

目 录

浅析现代藏式建筑的文化特点——以索南周扎建筑设计作品为例·····	罗桑开珠	1
传统·创新·包容——藏族建筑设计师索南周扎的艺术追求·····	张亚莎	8
明轮建筑设计作品的设计概念——人类学和史学视角下的建筑设计·····	马扎·索南周扎	12
五观胜境——乌兰活佛府邸之建筑风格特色·····	塔 娜	16
寺院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赵伟红	21
禅古寺项目·····		22
帮曲寺大经堂·····		32
帮夏寺大经堂·····		34
结古寺大经堂·····		35
莲花生大师庙·····		36
色须寺大经堂·····		37
都兰寺大经堂·····		38
都兰寺度母殿·····		39
文博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刘学琴	41
城市之眼，历史之门——囊谦县博物馆及文化广场项目·····		42
西康色须寺藏传佛教博物馆项目·····		49
果洛州格萨尔王博物馆项目·····		53
南山博物馆·····		58
景观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张晓林	60
五观圣境——鄂尔多斯乌兰活佛府邸项目·····		61
民居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祁德世	91
百年梨花园——扎西林卡项目·····		91
公共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祁德世	99
杂多县行政中心·····		99
康定县农牧局、林业局综合办公大楼·····		104
玉树州气象中心·····		105
宾馆酒店类建筑案例·····	罗桑开珠 祁德世	107
康巴诺宗项目·····		108
后记·····		112

浅析现代藏式建筑的文化特点

——以索南周扎建筑设计作品为例

罗桑开珠

现代藏式建筑形成是藏族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引来了多元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在这种环境背景下能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归功于国家的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归功于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建筑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建筑并不是单一地体现居住和使用功能，而是在建筑物体之中承载着文化，积淀着文化历史的演进轨迹，表现着各自的审美特征，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建筑不仅有国家、民族、区域的文化属性，而且具有行业、阶级、时代、功能等的文化属性。

所谓藏式建筑是指藏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本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化理念所修筑的各种房屋、宗教设施、园林、桥梁等建筑物。藏式建筑的特点是指在藏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资料、生产水平、工艺技术，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需要、外部社会文化的影响和设计师的审美观念等多种元素聚合而形成的建筑空间布局、建筑室内功能、建筑造型风格和建筑装饰设计等特色。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建筑特点，具有浓郁的藏民族自己的建筑艺术风格、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所谓现代藏式建筑虽有时代的指称，有别于传统藏式建筑，但是又不完全被时代隔断，也不完全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特征界限，其文化属性中往往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相对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传统风格及类型的藏式建筑，现代藏式建筑在时序上可以界定为：为现代人定制出的具有现代特征和建筑功用的藏式建筑。

一、藏式建筑的形成

藏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本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环境和文化理念在建筑领域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利用自然、顺应自然、表现自然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理念。系统形成了民居建筑的区域性特色，以及宗教建筑的统一规范与个性特征，园林建筑与宫殿建筑完美融合，宫殿建筑与寺院建筑互融并显。风格中承载着历史制度痕迹、深层文化精神和民族审美观念。从整体而论，藏族传统建筑具有明显的僧俗界限、阶层界限，反映出藏族传统社会的基本形态及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废除了藏族社会三大领主的特权，消除了阶级等级观念。这些社会变革也体现在藏区现代建筑领域中，奠定了现代藏式建筑形成的基础。

现代藏式建筑是指藏族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后所涌现出来的建筑风格特征。现代藏式建筑风格虽然出现于本世纪,但是,它经受了半个多世纪新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新的社会制度及现代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量的现代建筑材料被使用,众多的现代建筑设计人才得到培养,现代建筑结构、使用功能和内室布局融入到藏式建筑之中,形成了以藏族各种传统建筑风格和特点为基本元素,积极借鉴和吸收他民族建筑风格特征的多元建筑文化融合的基本特征。这种建筑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既有特色性、又有包容性,既有传统性、又有时代性,犹如现代藏人的生活习俗,在传统生活方式中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的内涵。现代藏式建筑形成的时序可划分为:汉藏建筑并举期、传统藏式建筑抵制期、传统藏式建筑恢复期、现代藏式建筑形成期四个阶段。

所谓汉藏建筑并举期为20世纪50年代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个时期藏区各地陆续得到解放,建立了新的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政府机构。这些机构的办公场所和工作人员的住所亟待解决。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处在恢复生产、摆脱战后经济困难的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也依靠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所以既没有经济能力也无暇考虑到各种设施建设中的民族文化元素及特点,于是藏区地方政府的各类建筑的基本类型是以汉式砖瓦平房建筑为主,兼有藏式土木平顶建筑。”^①大量的藏族干部与汉族干部一起居住在单位或部门修建的排房院落中,这种新的城镇居民、新的居住房屋和新的居住方式,对后来藏区城镇建设和房屋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政府机关办公场所改变了过去宫殿、宗堡、官寨、庄园等公共场所与主人私宅不分的现象;二是机关职工住宅改变了人畜同楼或同院的现象;三是从半农半牧的城镇建筑模式向城市化建筑模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四是借鉴吸收汉式平房建筑技术和建材制造技术,有力地推动了藏区的城镇建筑。

所谓传统藏式建筑抵制期为“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1966-1976)。“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掀起批“四旧”运动,民族传统文化也在批判之列。于是传统藏式建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许多古寺名刹被作为宗教迷信活动场所或基地被拆毁;许多建筑符号、图案和色彩被当作宗教迷信的产物被销毁。“文革”十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破坏的十年,因而也就没有藏式建筑文化发展的空间。但是在藏区城镇、部门和单位出现了革命领袖、革命英雄和革命符号标志的室外雕塑,这对后来藏区城镇和城市的雕塑建筑奠定了基础。当时修建的礼堂、剧院和广场对后来藏区城镇和城市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所谓传统藏式建筑恢复期为改革开放20年期间(1978-1998)。自1978年以后,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藏区大兴土木,或重建或维修被“文革”破坏的寺院。其建设速度和规模可称之为空前,政府的力量和民间力量凝聚在一起,三方力量参与恢复建设:即政府投资修复文物古迹及名寺古刹,各寺院及当地群众积极投入本地区寺院恢复建设,还有佛门弟子捐资捐物。从建筑特点看,保持了修旧如旧、恢复原样的建筑基本特点。也运用了一些新的建材和现代建筑技术。同时也出现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传统藏式民居建筑,起初在公务人员、富商、活佛阶层中修建。他们的屋顶借鉴汉式建筑的坡顶、琉璃瓦,或斗拱翘檐、或藏式的噶勒波松。房檐、门窗、装饰以藏式特色为主,

^① 罗桑开珠,论藏族房屋建筑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青海民族大学学报院,2012年第三期。

大量使用现代建筑材料。尤其是这一时期康区民居建筑的风格特点对后来现代藏式建筑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时期在藏区普遍流行统一进行穿衣戴帽工程,就是将藏区原有的非藏式建筑进行藏式化改造,重点体现藏族色彩元素及吉祥符号,将传统藏式建筑的色彩和符号复制于没有藏式建筑特色建筑房屋之上。其建筑特点几乎都是一个模样,以噶勒波松和白玛围墙为基本特征进行穿衣戴帽工程。这种建筑虽然缺少建筑物自身文化属性和艺术个性,也谈不上区域文化特色,但是毕竟向民族化和特色化迈出了根本性一步,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

所谓现代藏式建筑形成期为进入本世纪前后的近 20 年。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衣食住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等藏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了跨越式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可称之为自吐蕃王朝以来藏族社会大发展、大变革和大繁荣时期。随着藏区旅游事业的发展和中央的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要求,藏区各地政府注重文化特色、区域特色建设,而且追求高品位、高层次、高水平的地区民族文化建设,拉开了藏式现代建筑的序幕,涌现出现代社会所需的各类建筑及其设施。藏式现代建筑不是时代或时间的概念,而是包涵着时代的文化特质,即在保持藏式建筑文化元素的基础上,打破了建筑类型的文化属性、阶层属性和区域属性,以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来组建其文化特征和艺术风格。

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是藏族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主要因素。藏族现代建筑体现领域较为广泛,打破了旧社会藏族大型建筑、豪华建筑只限于寺院、官府和贵族三大领主的范畴,第一次建造大量的公共设施建筑,第一次将藏区的主要建筑转变为社会大众服务。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藏区县以上几乎都修建了中小学、博物馆、图书馆、宾馆、剧院、商场、医院、车站、电站、政府的各机关单位办公场所。尤其是一般的民居建筑豪华程度超越于旧西藏的贵族庄园。从现代藏式建筑的文化个性而言,传统汉式屋顶,寺院装饰,宫殿风格,与现代建筑功能及布局相结合。使人感受到藏族现代建筑打破传统的僧俗文化界限、阶层等级界限和区域特色界限的差异,吸取了藏族传统建筑的精华部分,而且使其插上了时代的翅膀,是民族性和时代性完美结合。

纵观藏族建筑发展历程,吐蕃王朝时期,帕竹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是藏族建筑质变和发展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藏族建筑发展速度超越了整个藏族建筑的发展历程,民族文化个性和时代性功能特征分外妖娆。

二、现代藏式建筑的基本因素

所谓现代藏式建筑不完全是一个时代的指称,而是一个文化特征的时限。建筑是民族文化宝库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表现着民族文化的演进和积淀;任何城镇和乡村的传统建筑是居民的情感依托和文化归属。民族的情感主要体现在已有的文化体系当中,他们在生活中继承、享用和建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系统。民族的衣食住行等文化,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一种审美、一种价值趋向,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情感。现代藏式建筑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情

感的传统文化归属和生活的现代文化需求相融合。也就是说任何文化的继承、享用和创造都是生存、生活和精神情感的需要。

1. 民族文化归属的需求。

任何建筑的设施和物品都有它们的文化属性,在这个文化当中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智慧,并形成这个民族的认同和共同遵循的符号。如在汉式建筑之中体现出天圆地方、四大相依、五行相顺的建筑理念。藏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依据本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环境和文化理念在建筑学领域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利用自然、顺应自然、表现自然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在这个风格中承载着深层精神文化和审美观念。文化归属的实质是内在情感和外在个性的归属。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审美价值和思维模式、思想情感、待人接物、个性特征往往来自于自己生活的文化环境之中。尤其是思想情感往往与自己生长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和居住环境具有密切联系。当他们社会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生产技术允许时,就释放出他们的审美情感。新时期藏族物质文化大发展主要体现在藏族建筑领域,尤其是民居建筑五彩缤纷,展示出藏式建筑的文化特征。这就是文化情感归属的需要。民居建筑是个体或家庭生活的环境区,它的建筑造型、功能布局、装饰风格体现着主人的文化审美和文化情感。当居住的环境具有文化归属感时,他们就心情愉悦,情感得到满足。

2. 展示民族文化的需求

建筑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并驾齐驱,建筑文化离不开当时的文化理念、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影响,建筑同样也承载和传递着历史的文化痕迹和文化特征,从而显现出建筑文化的发展和巨变。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建筑物都是以当时社会文化为背景,是社会需求和建造者的艺术审美相结合的产物。每一座建筑物都表现着它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寓意,每一幅建筑设计和建筑符号当中表达着某种思想涵义;每一个建筑布局都表示着某个事物的特征。每座建筑的风格、装饰、色彩等表达着设计师的艺术理念,即在建筑当中承载着文化理念,通过建筑物来反映或者表现某种文化特征、思想情感和艺术审美。

藏族区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环境、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和周边文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于是就形成了各自建筑的个性文化特点。如卫藏地区,由于政教合一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整体性影响,房屋建筑形成了严格的阶层等级形态,使其趋于两极分化。安多地区由于受到局部性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周边多元文化的影响,其房屋建筑形成僧俗界限分明,民居建筑封闭性、素雅性的基本特征。康巴地区由于土司制度的势力大于宗教势力,而土司制度建立在部落组织体系的基础上,制度文化的影响相对小些,其房屋建筑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于是形成了开放性、张扬性和随意的建筑特征。社会主义时期藏族社会废除了阶层等级制度,文化使用权限及其他政治特权。改革开放之后,藏族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百姓生活得到改善,人民就开始追求和享受文化生活。藏族谚语说:“苦时思家,难时求佛,饿时想食,饱时欲歌”。说明了享受文化生活是人类高层次生活的追求。其实藏族人再苦再累再穷,也以开朗乐观的心态载歌载舞,因为表现这种精神文化也无需依赖于经济基础。而藏族人民喜爱的服饰和建筑文化的表现,就得需要依赖于经济基础。因为服饰和建筑是物质和精神的聚

合体,精神表现在物体之中,没有物体就无法表现或反映精神,也无法展示和享受服饰和建筑文化。藏族人民追求民族传统建筑文化,不仅是改善居住环境,而且是表现和享受精神生活。

3. 发展旅游经济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藏区进行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中华水塔”,它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影响着中华大地,而且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于是中国政府对青藏高原,尤其是三江源地区不仅采取了禁止开放开发,而且以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然而藏区的经济建设主要依赖于有限制的畜牧业生产和旅游经济。藏区的旅游主要依赖于自然旅游和人文旅游。人文旅游是要欣赏异域风情,包括民风民俗、服饰、建筑、器物、饮食的风格特征。地方各级政府为了发展藏区的旅游经济,积极挖掘、恢复和弘扬地区民族文化和特色文化,其中建筑文化表现得最为突出。许多城镇、乡村的建筑进行了民族化改造,并提倡和要求突出民族风格、地域风貌和时代特征,与区域民族文化相一致。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需求为藏式建筑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建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现代藏式建筑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现代藏式建筑的基本特点

建筑当中蕴藏着时代特征: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始终在继承中发展,发展中创新,沿着自己民族建筑风格的轨迹发展。同时吸收借鉴周边民族和地区先进的建造技术及优美的建筑风格,不断完善自己的建筑风格,不断提高建筑的文化元素及寓意,于是就形成了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民族性体现在时代风貌当中,时代性表现在民族特征中。在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之中,始终体现出其时代特征,如汉式建筑在春秋时期创造了中原建筑文化的基本元素;秦汉时期奠定了中原建筑文化的基本特征;隋唐时期营造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盛世。藏式建筑在藏族社会小邦部落割据时期建立了藏族建筑文化的基本元素;吐蕃王朝时期形成了藏族建筑文化的基本特征;政教合一时期丰富和提升了藏族建筑的风格特征;社会主义时期丰富和发展了藏族建筑的文化内涵。

建筑时代性划分的重要标志就是建筑的文化特征,建筑的文化特征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可分割。现代藏式建筑特点形成也离不开现代藏族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藏式建筑形成的社会环境可以概括为:在社会制度上废除了宗教特权、封建制度、阶级等级。社会文化的主体地位和支配大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人与神的文化地位和特权的变异),使藏族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同时开放与建设并举对藏族建筑文化提供了吸取营养的机遇。这些社会文化背景为藏式建筑迎来了广阔发展空间。于是现代藏式建筑的文化特征和艺术风格就逐步显现出来,在藏区各地涌现出打破藏族传统建筑的基本模式和类型格局的建筑物和建筑设计作品。其中马扎·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作品最具现代藏式建筑的特点,从他设计的建筑作品看,我们几乎找不到藏族传统建筑各种类型的文化界限;从他设计的建筑作品的基本特征分析,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藏式建筑区域性的空间界限;从他设计的建筑作品当中仍旧能够感受得到藏族传统建筑的装饰

色彩和符号应用的僧俗界限性和应用范围局限性的深厚文化属性的特点；从他设计的建筑作品当中感受到建筑物体的艺术个性和文化属性；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设计的建筑作品既让人享受到时代生活的简便实用，又感受和领略到传统文化的豪华大气，使居住环境产生当代人所需的文化归属感和生活亲和力。具体而言，从五个方面突破或者打破了藏族传统建筑的文化界限：就是阶层等级界限、区域特点界限、僧俗文化界限、时代风格界限、传统特征界限。

所谓的阶层等级界限是指藏族传统建筑中业已形成的宫殿建筑、宗堡建筑、庄园建筑、官寨建筑和百姓民居建筑的基本模式、风格特征以及形成这种特征的风俗习惯或约定俗成的约束。马扎·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作品中将王宫官寨的豪华、大气的风格和民居建筑的朴素典雅相融合，展示出一一种雅俗并聚的时代文化气质。

所谓区域特点界限是指藏族传统建筑当中业已形成的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特征，尤其是三大藏区民居建筑的风格特征更为突出。马扎·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作品中根据需求，既有体现区域风格的特征，又有三区互相借鉴融合，也有吸收汉式传统建筑的一些文化元素成分，使藏式建筑既保留了区域文化的主体风格，又隐现出多元文化的衬托和装点，使建筑物体的个性特征更加凸显。

在藏式建筑中僧俗文化界限十分明显，即“梵具禁忌俗用”，“神物不可人使”，但有些文化元素是共享共用得。由于文化界限不清，导致了现代藏式建筑中乱用符号、色彩和物品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需要建筑设计师具备藏文化知识和佛教文化知识。马扎·索南周扎在其论文中已指出了“藏式建筑设计要以藏族文化为底蕴和支撑”，所以在他的建筑设计作品中各种符号和色彩的应用自如到位，没有给人留下生搬硬套的感觉。建筑作品的美主要体现在建筑物体本身的造型风格、色彩搭配、符号应用、功能布局的谐调自然之中。

建筑的时代风格界限是指不同时期建筑所体现出来的造型特征和文化内涵。藏族社会不同发展时期呈现出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建筑物，如新石器时代的卡若建筑遗址、丹巴碉式建筑、小邦时期的雍布拉康宫、吐蕃王朝时期的布达拉宫、割据时期的古格王城、帕竹时期的拉萨三大寺、萨迦时期萨迦南寺、夏鲁寺、格鲁派时期的新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社会主义时期藏式建筑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藏式建筑风格特征基本延续了传统藏式建筑的风格特征，没有超出传统建筑风格特征的界限。也就是说建筑的时代文化特征不够明显、建筑的艺术个性或缺少或不够突出。然而，近几十年来藏区开始出现了具有时代标志的藏式建筑，被学术界称之为“现代藏式建筑”。

现代藏式建筑的基本风格是在打破传统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元素为基础、以藏式建筑特点为基本风格、以吸收多元建筑文化素材为装点修饰、以现代建筑功能和时代特征相融合的现代藏式建筑设计理念。即索南周扎等现代专业建筑设计师们吸取现代藏族民间民居建筑的风格特征和符合藏区社会需求的基础上走出的现代藏式建筑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影响了现代藏式建筑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说建立了现代藏式建筑的基本格局。在中华民族文化大建设、大发展中，也必将藏式建筑推向划时代的新的里程。

现代藏式建筑的出现减少了五个方面的缺陷:

一是建筑风格缺乏多样性。例如有些藏式建筑均以波乐噶仓^①和白贝围墙^②为基本建构,几乎一模一样。二是缺乏建筑艺术个性,许多藏式建筑不是就房屋的文化属性进行设计,而是用各种藏式建筑风格东拼西凑。三是建筑造型千篇一律,因为房屋建筑设计缺少了解业主的审美需求和区域文化特点,从而进行相互模仿、仿造。四是乱用文化符号和色彩,其原因是建筑设计师或者房屋主人不懂建筑文化凭空设计或瞎指挥造成的。五是以现代流行的建筑风格否定或摒弃民族建筑文化特征。

结 语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被学术界称之为“凝固的音乐、文化的塑像、城镇的面容、区域的风貌”。藏式建筑不仅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世界十大体系之中就有布达拉宫。藏式建筑独具的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索南周扎的藏族建筑设计作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弘扬着藏族建筑文化。他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使人感受到崭新的时代气息,每一副设计作品都扎根于藏族传统建筑文化之中,处处表现出藏式建筑的文化元素。每一副设计作品让人感到熟悉而亲切,但又找不到它的确切身份。他在设计藏式建筑时,并没有直接移植或翻版传统建筑,也没有在各类风格特点中粘贴拼凑,而是借用有关资料或以实地调查的方式了解熟悉设计对象的历史文化,在其文化元素当中感悟和寻找设计灵感。从而在其建筑设计作品当中展现出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做到了传统与时代的完美结合,使人感受到建筑文化的无限美丽。

① 藏语中“波”是尖或顶端的意思。“乐”指的是短而凸出的形状。“噶”是缝隙的意思。“仓”指塞进或挤入。

“波乐噶仓”是指藏族窗楣椽盖互叠的建筑形状。“波乐”指由窗楣横梁开始排列出的逐层跳出小椽,依靠长短不同的三层椽木逐步将窗楣向外跳出墙面,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有序的纵深层次,并且节节拔高,其形状呈倒梯形,与带有明显收分的土石墙形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噶仓”指压在短木上的横梁,其功能是防止风沙进入。横梁和相互叠加排列在一起的椽木紧密结和在一起,加上由不同颜色做成的带有褶皱的窗帘,宛如为窗子加上了一个色彩华丽的顶冠,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② 白贝是藏语音译,意译为桤柳女墙。是指藏式建筑正房屋顶边缘用桤柳树枝叠垒造成的围墙。

参考文献

[1] 罗桑开珠. 论建筑的民族文化属性——以藏式建筑为例. 中国藏学, 2011. 3.

[2] 罗桑开珠主编. 明轮藏式建筑研究论文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2. 7.

传统·创新·包容

——藏式建筑设计师索南周扎的艺术追求

张亚莎

应该说，无论是作为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的风格研究，还是现代建筑设计艺术批评，都不是笔者所能涉猎的领域，这个领域如此专业，也不是吾辈等非专业的门外汉能够品头论足的。然而，如今回顾我的专业研究历程，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确确实实在某一个时段内，我陆续发表过若干篇有关西藏古代建筑艺术风格的研究论文，我与藏族建筑艺术似乎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西藏工作的那些年，藏族古代建筑艺术始终吸引着我，让我莫名地被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就学科范围而言，建筑的艺术风格作为造型艺术的一个门类，也是艺术史研究常常会涉及的边缘地带。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那就是西藏的古代建筑遗产，无论是视觉冲击力，还是综合造型，似乎都与艺术有着更为神秘的关系，这使得建筑艺术也成为涉猎藏族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研究时，很难回避的一个领域。

对于笔者而言，真正的启发往往来自在藏区田野调查的实际感受，每当凝视藏区古老建筑——庄园、民居、寺庙或官邸时，古朴的街区、石铺的小路，这些综合而成的建筑元素，总会让我莫名地心跳，仿佛艺术中一些更为本质的东西在召唤我，这东西颇似浸透了民族文化的精神或情感，又好像沉淀的某种基础性结构因素，总之，它们很像生物学中的DNA，隐藏至深，让人难以捉摸，同时顽强而深刻，令人难以名状。

其实经常性地到藏区实地田野调查，才让笔者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尽管我真正的研究方向早年一直都是藏传佛教的绘画与雕塑，但藏式建筑给予笔者的诱惑与震撼，往往比藏传佛教雕塑与壁画来得更加强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吸引我？为什么会如此吸引我？我一直不明白，也一直在试图做出解释，但要命的却是无从解释，因为这种感动，往往强烈而深刻，却难以言表，似乎它们只能停留在人的潜意识层面，完全无法诉诸语言分析或阐述，我们知道，不能诉诸语言阐释，实际上便意味着我们很难拿到理性层面上去做出分析与解释。

然而，人是一种奇异的动物，愈是弄不明白的事，愈是希望自己能够弄明白。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藏族建筑艺术便拥有了一种热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也才会与青海明轮藏式建筑设计师索南·周扎有相识与相知的机缘。

一、索南周扎与他的藏式建筑设计

马扎·索南周扎，是藏族建筑设计界的一位青年才俊，严格说来，与其说他的藏式建筑设计在艺术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风格，莫若说他目前尚处于一个探索与形成的阶段，尽管我们已经能够从他的近年来创作的藏式建筑设计成果中，感受颇多新的意象，但目前便匆匆品评其建筑设计艺术的风格，似乎为时尚早。

中国传统艺术评论有句老话：物壮则老，暗寓艺术家的风格一旦形成，抑或说一位艺术家的风格已经成熟的同时，便也就意味着某种定型与停滞。纵观古今中外，艺术风格的形成既是艺术家成

熟的重要标志,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形的样式的桎梏,能够在风格中突破,在成熟中出新,反倒可能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艺术家提香,其画作愈到晚年愈深刻醇厚而绚烂之至;20世纪中国画大师齐白石古稀之年方有“衰年变法”,其画作真正进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之境;然而这样的例子毕竟极少,唯有真正纯粹而老辣的大师级艺术家方可尽显其登峰造极的风采,比较而言,可能处于上升阶段、走向成熟的这个过程,一定会更引人入胜。

从索南周扎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正是这种逐渐走向成熟的、颇让人充满期待的东西;同时还能见出这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的身上以及在他的创作过程中,确有一些不同凡响的素质。

二、文化因袭的多元性

我有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作为藏式建筑设计师,索南周扎也许真的颇得上天之眷顾,他建筑设计所显示的多元性,显然是多种文化的滋养与培育的结果。

首先,藏族文化自身的多元性给予这位建筑设计师以多样的文化滋养与丰富的文化色彩。索南周扎祖籍青海玉树,童年曾在藏北生活,青少年时代在青海西部玉树州度过学习阶段,工作则在青海省会西宁,并长期定居于此。这似乎看上去并不复杂的经历,却为他提供了多种藏族地域文化的滋养。骨子里,他源于藏族文化中的康巴文化系统;但在西宁他又可以接触到或不可避免地受到安多藏区文化的浸染;成年后,他有意识地对藏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与体味,又能让他感受并习得卫藏文化的精华。在他的藏式建筑设计理念中,康巴文化与安多文化是潜层与显层的交错与融合,康巴文化是索南艺术与思想的根基;安多文化则是索南后天培养的土壤;至于后期卫藏文化追寻之旅是索南在民族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自觉与提升。

在整个藏族文化圈中,“康巴”文化或“康文化”响亮而强烈,特色鲜明且独树一帜。“康”在藏语中原是“边地”之意,这是以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西藏文化腹地——卫藏为中心的角度向外辐射所给予的一种地缘性称谓,学术界早年称之为“西康”文化或“康藏”文化。由此我们会发现汉藏视角的不同:“西康”的视角来自汉地,由中原的地理角度看藏区,乃是“西康”(即西部之康区);但如果从早年建立于卫藏的吐蕃王朝的视角看,则“康”在其东部,且为边地之意。“康藏”文化的分布区以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区为主,在地理地貌上以高山峡谷地貌为主,险峻的山脉夹着湍急的河流,在青藏高原东部形成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等多条自北向南奔腾而去的高山峡谷河道地带。群山大江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出来的文明,自然与平原、丘陵或高原自然环境所培育出来的文化气质有明显的区别,高山峡谷落差很大,森林覆盖率高,动物物种丰富,植被生长呈立体性,山道蜿蜒,峡谷奇峰、山峦叠嶂,自然景致变换多样,造成康藏文化极鲜明的性格特征:性格剽悍勇猛,热情奔放,文化上则更具不拘一格,外向而主动。在藏式建筑与工艺装饰方面,康藏文化,不仅具有色相鲜明、对比强烈、色彩斑斓、张扬强悍的特点,同时不乏精细秀丽的一面。明代形成于藏东康区噶玛噶赤唐卡画派风格在整个藏区,恰恰最具清丽典雅的隽秀之气;而自成一系的康区金铜造像则细腻精美,无不是整个藏区佛教艺术中的精品;康区的寺院建筑因山水灵秀而纷呈多样,每翻过一座山便呈现为一种不同样式,多姿多彩、风格迥异,或雄奇峭峻,或灵异轻漫,是藏区寺庙样式最多样化的区域。可能正因为如此,索南的骨子里浸透了康巴汉子特有的风情与浪漫。

与此同时,生活在青海这块安多藏族为主的地方的索南周扎,又不可避免地接受安多藏区特有的文化传统的熏陶。安多藏区是整个藏文化中智者与宗教上师层出不穷的源泉,达赖与班禅世系中有不少出自安多藏区的宗教领袖,而明代的宗喀巴,民国时期的更敦群佩,不仅是对藏族文化有重大贡献的智者,在他们身上更能见到一种精神的开拓与制度的创新,宗喀巴之创建格鲁派,并非只是一个藏传佛教教派的建立,而是对整个藏传佛教文化的改革与思想上的集大成乃至制度上的创新;更敦群佩则是藏传佛教学者中第一位具有现代意识及强烈的批判精神的智者。安多藏人沉着静谧,同时勤勉睿智,文化上显示出更为深厚与思辨的底蕴。可能正是由于有安多藏族文化特有的和谐与

沉静气质的渗透，在索南周扎的藏族建筑设计理念与风格中，其骨子里康巴文化的奔放与绚烂变得有所收敛，更为沉着，而并不流于表面的张扬。

近年，索南周扎将藏族文化定位在喜马拉雅文化圈，表明他在地域文化寻求上更大的空间概念，反映出他在民族文化根源探索上的自觉意识。事实上，他这些年来一直在求索藏族文化基因，也因此而将视线更多投向雅鲁藏布江流域这一藏族文明孕育与繁荣的腹心地带，这里不仅有雅隆部落吐蕃王朝昔日的辉煌，也是后来藏传佛教文化推动与发展的核心区域。索南周扎的拉萨之旅，既是朝圣之旅，更是文明溯源之旅。

三、观念上的包容与综合

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理念植根于藏族文化，但又不仅限于藏族文化，比较而言，他的眼界更开阔，胸襟也更开放，正是这种开放让他的建筑设计理念，既不流于浅层的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追随与模仿，同时也不同于时下那种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加民族文化符号或因素的洋泾浜，在索南周扎的藏族建筑设计中有一种开放与圆融的东西，里面似乎汇聚了一些传统藏族建筑设计概念之外的因素。

应该说，索南周扎最初的开放可能并不是一种自觉行为，而是由于西宁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青海省是个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地方，传统藏族历史文献的地缘地理观念认为，青海安多藏区是汉藏文化交界地带。事实上，青海不仅是汉藏文化的交界地带，还是藏、羌、回几大族系的交界会聚地带。历史上，青海在秦汉之前一直是羌人各部落生活之地。汉人虽然在汉代进入青海东部，但羌系各部族仍是青海主体民族，即使是鲜卑人一支吐谷浑在青海湖一带建国，在民族成分上也并未能有大的改变，唐朝吐蕃扩张后，直至整个唐宋时期蕃羌两大族系的融合成为趋势。元朝是青海境内信奉伊斯兰教的诸民族进入和融合的重要时期，伊斯兰文化为青海土著文化注入了新的色彩。明代的青海不仅有蒙古族势力的扩大，还有汉人的更多进入。当历史车轮进入清王朝，青海省已是四大族系——藏、蒙、回、汉共同居住的地方，青海省的多民族共居的历史必然造就一个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与影响的文化面貌。

如果说我们能够在青海湟中县著名的塔尔寺建筑中看到清代特有的“汉藏艺术风格”，千万不要认为它们是因为受到清朝流行于河北、内蒙古与北京地区的“汉藏艺术”风格影响所致，事实上，这应该是青海省东部土生土长的寺院建筑艺术流派，其源头出现在明代前期，像瞿昙寺这类汉藏艺术的融会贯通只可能产生在青海这块土地上。仔细观赏索南周扎的藏式建筑设计作品，笔者时常都能感受到这种青海特有的多民族文化融合与渗透的开放气质。

这几年，索南周扎经常在内蒙古地区承担一些现代民族建筑设计项目，对蒙藏民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宗教观念及传统思想的认识更为深入，在不同民族的建筑文化传统与技术特点也有了更多的涉猎，他的眼界在进一步拓宽，相信胸襟的开放，眼界的扩展，视野的拓宽，会对他的藏式建筑设计理念有更多的帮助。

四、对传统的学习与领悟

藏族建筑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它们是高原特有地域及风情的结晶；同时还在人与社会关系的阐释上赋予特别的造型概念——帐篷点点、院落民居、庄园宫苑，尤其是庞大而富于变化的寺院群，无不展现传统藏族社会特有的等级及文化结构。

没有比藏族建筑更能反映出人与神明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藏区，世俗建筑与宗教建筑如此水乳交融，有时甚至不容易真正区分开来，神明与俗人共处一堂，世俗生活场景中往往有大量神龛与供品。当然，最能反映出这种人神关系的是西藏传统文化中的“活佛”，活着的“佛爷”就生活在每个基础的社区，于是神、僧与人这三种关系非常轻松地融为一体，而这种藏区特有的文化面貌与社会

关系,在建筑语言上,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结构,就是藏传佛教文化中特有的“曼陀罗”(坛城)建筑符号结构。曼陀罗图像,既是一种固有的建筑结构,又是一种特有的符号表述,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曼陀罗”原是梵文,汉译“坛城”,藏语称“金科”,在藏传佛教中是佛、菩萨或本尊神修行的圣域,而它在外观表现上却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堡式的建筑群形式,其建筑语汇与内在结构,既显示出特有的包容性,同时又特别具有象征的意味,其建筑的结构理念与形态样式,浓缩了藏族传统文化中自然、世间及神明三个层面的观念以及三者之间共处的关系结构。

在索南周扎的建筑设计中,笔者常常能感受到他整体设计上的圆融性与综合性,显示出某种与“曼陀罗”坛城同构的神秘关系。显然,对藏族传统建筑的学习与领悟,不仅仅是技术的习得,更多的还是从“形”的学习到心的通融。

建筑在造型艺术范畴里属于典型的象征性艺术,它是实用与美观的结合,功利性与审美性的交融。实用与功利中不乏对美的追求,物质形态里蕴含着人们(民族)的精神需求,因此建筑是“物质”与“精神”彼此完美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建筑常常会以其外在的物质形态,象征或揭示出某一民族精神、心灵方面的意蕴。

建筑很有意思,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唯有“建筑”这种造型或视觉艺术才拥有这样一些东西:首先它必然与某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协调,这是它的第一层关系,反映的是建筑与天、地(气候与地域)之间的关系,简言之也就是此物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它必然与创造它们的人们——在某个区域生活的某个族群相关联,这便是第二层关系,即它与人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再次,它还必然地与这群人的精神信仰相关,正是后者使建筑脱离单纯的实用性或功利性而走向精神的殿堂。由此我们可知,在天、地、人、神等多种互动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建筑,其骨子里所凝聚着的东西既与自然相关,又与人文相连,深刻而又博大。建筑,最终能够成为某一民族文化性格的象征也很顺理成章,它通天地,系人伦,反映时代又与人的基本需要相关,它的平凡与不平凡便都体现在这里。建筑,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似乎更是“文化的”。

与此同时,某个民族的建筑艺术,还一定与这个民族的传统积淀相关,例如藏族建筑体系的形成,便取决于藏族文化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深厚积淀,于是建筑艺术的“历史的”特色也很鲜明。

对于一个建筑设计师而言,尤其是一位民族建筑设计师,他对于传统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建筑背后该民族、历史、文化及传统的知识库的容量,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也是支撑他进行创作的真正源泉。索南周扎不同凡响的地方,大抵正是他既是一名现代的建筑设计师,同时他还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追求者,一位孜孜不倦的学习者。不仅如此,他更是一位渴望与民族灵魂对话的冥想者与修行者。这位年轻的藏族建筑设计师不仅通过阅读、思考获取知识,也懂得读万卷书的同时也要行万里路,短短的几年里,他跑遍藏区的各个角落,为的是寻求古老藏族文化的根基,探索藏族建筑历史发展的线索,对传统的学习与理解,成就了他宝贵的积淀。

今天,各行各业都在高谈阔论“现代化”,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想不被“现代化”已不再可能,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却未必能说得清楚。我不知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说法是否真的能够成立,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建筑设计艺术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伴随着民族传统精华的摄取与学习,无论世界外部怎样变化,无论思想观念怎样变化,只有让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根于厚厚的土壤之中,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立足之地。当然仅仅满足于立足是不够的,只有保持开放的胸襟,不断学习,不断前行,才可能真正成长与壮大。

我们期待索南周扎在当代民族建筑设计领域出新,当然,仅仅有“新”还是不够的,真正能够成气候的作品,不仅新颖,更要能容纳传统的精粹与精髓,只有沉淀了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内涵与气质的建筑设计作品,才可能拥有力量与深沉。对索南周扎,笔者更期待的是后者这样的作品问世。